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笑天文集. 散文随笔卷/张笑天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9

ISBN 7-206-04058-6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714 号

张笑天文集(1—20 卷)

著 者	张笑天	封面设计	尹怀远	为 民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陆 雨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35.75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32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058-6/I·239		
定 价	138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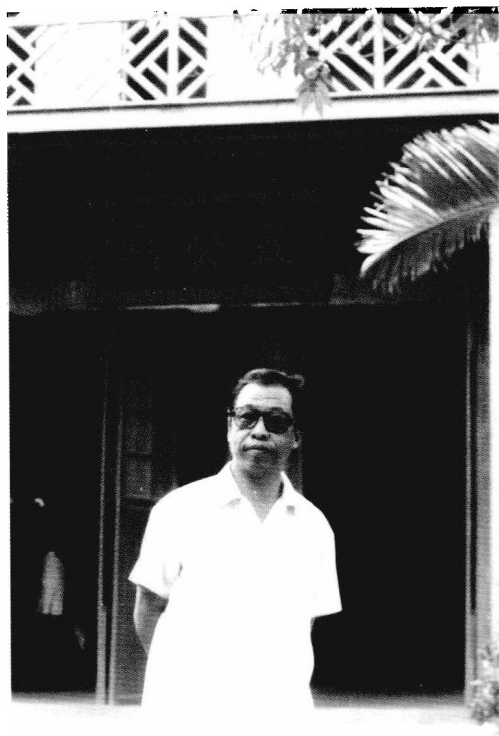
散文随笔卷

张笑天文集



1217.2
346
18

1968 年 12 月，
孤独地站在青岛海
滨，呆滞麻木的表
情是与时匹配的。



游了海口的“五
公祠”，写了一篇随
笔，发了一番文人感
慨。时在 1984 年 5 月
30 日。



1986年8月，与韩少功一同访美，在芝加哥唐人街拍这张照片时，绝对没有注意到牌楼上的标语。据悉，国民党常搞用日薪30美元雇人贴标语、游行等例行的闹剧。



面对睿智的王蒙，你会受到一种激发，他说又见面的日子都是8，不错（按广东人口音算）。时在1998年8月8日。



这个村庄是加拿大的哈脱尔斯,全村 18 户 80 余口人,笃信上帝,不与外界来往,自给自足,不接受诸如电视机、电脑之类的现代文明,孩子们的衣服全是手工缝制,男人女人过着人民公社样的生活,集体劳动,收入统一分配,没有争端。他们向善,在市场卖的农产品只是别人价格的一半。画面上接待我们的斯特尔等几个孩子天真、热情、早熟。右三为王岩。时在 1990 年 8 月 30 日。



鄂毕河上钓不着鱼,却一样有鱼烤着吃,是来时俄国朋友从市场买的,看来他们事先知道“大地鱼喂尽”,是钓不着的。时在 1991 年 8 月 31 日。



很多文友都吃过我的大凉盘,且念念不忘。“文革”时我无所事事,就练厨艺饱口福,居然有一点悟性,后来懒了,不再进厨房。这只不过是应记者之邀的一次表演。时在 1998 年。



傍晚散步是不可少的功课。时在 2000 年春。



布鲁塞尔一家最大的电影院举办我的影片《末代皇后》首映式。我是带了西装的，陈家林居然没带，使比利时方面颇不高兴。后来我把领带、衣服借给了他，才得以过关。时在1988年8月。

自序

我喜欢喝茶，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上面有这样的说法，说人生有如饮茶，第一杯是青春，甘甜；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苦味甚浓；喝到最后人也老了，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

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但不管怎样，甜果也好，涩果也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这样看来我将文章裒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

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尽管它有五百多部（集）、几百万字。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何以如此？我一向以为，影视作品一旦问世，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它早已荟萃了导演、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那才是你所专有，打不上别的标签，不论其优与劣、好与坏，你都得认账，你尽可以敝帚自珍，与别人无涉，苦乐甘甜自得其乐。

人都是要做梦的，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梦既是荒诞诡谲的，也是飘忽不定的，聚则成形，散则化为乌有，有的时候梦也

能尘埃落定，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谈文色变”的地步时，我结识了李守田，他和我一样，也是语文教员。此公有才华，文学功底厚，不过有点桀骜不驯，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才气四溢，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迄今犹记得有“常慰谪仙居隔壁”之句，他立即回了一首，有“愿同黄宇学敲钟”之语，诗文往来，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可能是物以类聚吧。

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 36 万字的长篇小说《白山曲》几乎断送了我，“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他劝我不要气馁，不要指望一鸣惊人，文学既然是爱好，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这话打动了，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

世事浮沉，春光易老，转眼间 40 年过去了，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1965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种瓜记》，以及 70 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雁鸣湖畔》，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

歌德曾经说过，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我需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他说得多中肯啊！多少年来，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才是我的一切。有人说，真正有素养、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常常有如含羞

草。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我一向宣称，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尽我的能力就是了，我做不到天马行空。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我就很满足了。

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而是坎坷的经历，甚至包括灾难。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幸事。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挫折、彷徨、迷惘、欢乐、成功，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

但人生是短暂的，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肖伯纳曾经说过，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综观历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这就够了。

我从事创作以来，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有笑脸、鲜花、掌声和奖杯，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视之为平常事。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宠辱不惊。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

一生的诚勉。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这很可悲。

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也不存非分之想。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后来逐渐成瘾，欲罢不能。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那么，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寻找你的乐趣，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计较它做什么？我常常去工厂、农村、学校，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我很满足。我为他们而写作，为他们而活着，值得。历史、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

《老子》曰：“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不知你观察过没有，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那你还争什么？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他会作何感想？

这套文集共 20 卷，凡 1 200 万言。如果没有杨海泉、荀凤栖、蓝军、周殿富、胡维革、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问世的。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这当然是一番美意，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想来想去，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

写完了上面的文字，又觉淡泊无味，不知所云，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读者想吃瓜，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

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

张笑天

2002年6月18日于长春

目 录

散 文

康复散·····	(3)
我的妻子有“福相”·····	(11)
从历史的夹缝中诞生·····	(17)
予夷非书·····	(33)
妻子本命年·····	(36)
辣椒面小品·····	(43)
转 折·····	(51)
我是谁·····	(62)
天真的海·····	(65)
飘浮的梦曾在古渤海国植根·····	(68)
雷蕾是雷振邦最得意的作品·····	(72)
与另一个世界的对话·····	(81)
长白山寄语·····	(85)
抱负与知识的绵延·····	(88)

小溪清清·····	(92)
现代文明的死角·····	(94)
兴旺的电影“夫妻店”·····	(98)
李前宽肖桂云写真·····	(102)
海南万古真吾乡·····	(106)
生生死死庐山恋·····	(111)
《张天民短篇小说集》序言·····	(114)
我是鲁迅先生的“望门弟子”·····	(121)
生活的羽翼·····	(125)
从雁鸣湖畔启航·····	(128)
绿色植物王国·····	(130)
滇池遐想·····	(133)
行路难·····	(138)
黄山浮想·····	(141)
都江堰感怀·····	(146)
我怕宣传 让我自己说·····	(148)
心底的墓碑·····	(158)
胡苏先生，去何匆匆·····	(164)
海冬青·····	(170)
人生驿站·····	(180)
恬淡的旧事·····	(188)
胡乔木印象·····	(192)
舆图执掌录·····	(202)
小白楼春秋·····	(210)
看中国导演的“西洋景”·····	(214)
凡是被爱过的都是不死的·····	(219)
拒绝出卖灵魂·····	(222)
同 怀·····	(227)

一路鲜花·····	(237)
记忆的碎片·····	(241)
孙中山先生失落的梦·····	(247)

随笔杂文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	(253)
名人效应面面观·····	(256)
小议“拍马”·····	(262)
清平世界·····	(265)
拜年种种·····	(271)
“宠辱不惊”思辨·····	(275)
予王宗汉书·····	(279)
诺贝尔文学奖的困扰·····	(283)
孔夫子是“还乡团”？·····	(289)
沐猴而冠·····	(292)
心灵的巨人·····	(295)
什么时候纳税人可以拍胸脯·····	(299)
向往“文如其人”·····	(303)
“孔雀东南飞”新解·····	(305)
法律与行政的中间地带·····	(308)
话说“下海”·····	(312)
“展卷有益”与“尽信书不如无书”·····	(314)
名人垃圾·····	(316)
谋略与钻空子·····	(320)

千年思绪·····	(326)
源清流洁 本盛末荣·····	(328)
为尊者讳·····	(330)
“齐家治国”琐议·····	(333)
先做人，后为官·····	(336)
人格、品格泛论·····	(339)
关上潘多拉的盒子·····	(344)

域外游记

在天上的感受·····	(349)
华盛顿印象·····	(357)
“我爱纽约”·····	(365)
华盛顿，越战者墓地·····	(373)
疯狂的芝加哥交易所·····	(376)
今日珍珠港·····	(382)
美籍华人今昔·····	(385)
第五十颗星星·····	(391)
电影城好莱坞·····	(399)
比利时风情·····	(407)
阿姆斯特丹散记·····	(420)
莱茵河，绿色的梦·····	(423)
日本列岛物语·····	(427)
飞越阿尔卑斯山·····	(443)
接近北极圈的风景·····	(454)